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九回 章秋谷苦口勸迷途 陸蘭芳驚心憐薄命

且說秋谷向幼憚道：「你想那陸蘭芬是四大金剛中數一數二有名的人物，平時何等風頭，真有好些大人先生的客人，花了整千整萬的銀錢近不到他的身體。你是個初到上海的人，向來又沒有什麼名氣，通共在張園見過一面，擺了一台酒，卻輕輕易易的留你住下，有了交情，就是平常的信人也不到如此遷就。他是貪圖你的什麼？為著曉得你是有名富戶，想要弄你一大注錢，先給你些甜頭，不怕你不死心塌地的報效。這是他們擒拿客人的第一等利害工夫。你是個富家子弟，又沒有到過此間，那裡懂得這些訣竅，以為第一台酒就留你住了，又是個有名妓女，自然榮幸非常。殊不知既已入了他的圈套，便如飛蛾投火，高鳥驚弓，隨你一等吝嗇的人，也不得不傾筐倒篋。況且他既破格待你，你更該破格待他，非但應該私下送他些值錢的衣飾，或是多送他幾百洋錢，替他排排場面，就是那下腳的洋錢也至少要再加一倍，難道他有名的第一個金剛，這樣的排場，那般的聲價，留你住了一夜，只值二□塊錢不成？他們一班名妓，身分自高，不肯輕易向人開口。他初時指望你是個有錢的好客人，自然總肯花費，直等到過了幾天，你仍舊一毛不拔，所以向你開場，要你買那一對戒指。你若答應了他，倒也罷了，卻又土頭土腦的不肯答應。他看透了你是個拚不得用錢的人，所以先把錢物騙到他手中，然後和你翻面，料想你這樣的客人，做下去也沒有什麼好處，才下這一著絕戶工夫。你還癡心妄想要去拿回！他遇著你這種不知世故的人，他不敲你一下竹槓，他也不用做生意了。這些情景都是我身親其境，閱歷之談，並不是說的空話。我向來性直，句句實言，你卻不要見怪，把這一番話，認作我是有意譏諷之談，那就辜負了我的好意了。」

這一席話，如雷震耳，如石驚天，把個方幼憚聽得面上冷一會，熱一會，冷了又熱，熱了又冷，聽到後來，竟通身冰冷，滿身汗下，立起來執著秋谷的手，道：「你這一番說話真是金石之談，發人深省，指我迷途，我怎敢把你直言當作譏諷？」

惟有自家懊悔而已。」秋谷大喜道：「幼憚兄真是聰明，不消幾句話的工夫，已是心中明白，此後只要自己留心，不去上當就是了。」幼憚點頭稱是，想了一會，忽然又氣憤起來，向秋谷道：「這陸蘭芳□分可惡，竟把我當作傀儡一般，隨他提弄。」

我想上海妓女愛的是錢，有了錢財就有情義。我回去另匯幾千銀子出來，重做一個有名的妓女。料想上海地方甚大，名妓不獨是陸蘭芬一人，那時叫他在旁看著，心中難過，便算報了我的冤仇。你道如何？」

秋谷聽了，甚是笑他癡氣，不免又要勸解他一番，便道：「這話真是公子哥兒的脾氣，一步也行不開來。依著你的主意是賭氣跳槽，叫他在旁懊悔。即使果然如此，拼著自己的銀錢去博別人的懊惱，試問於你有何好處？萬一重做一個，仍與蘭芬一般，或者比他更甚，可不是求榮受辱，你又怎的落場？現在你的心上雖然有些省悟，卻還是半明不白的，將來一定要重入迷途。我索性把上海嫖界的情形，從頭至尾演說出來，好等你死心塌地。古來教坊之盛起於唐時，多有走馬王孫，墜鞭公子，貂裘夜走，桃葉朝迎；亦有一見傾心，終身互訂，卻又是紅顏薄命，到後來免不了月缺花殘。如那霍小玉、杜□娘之類，都是女子癡情，男兒薄倖，文人才子千古傷心。至現在上海的信人情性卻又不然，從沒有一個妓女從良得個好好的收梢結果，不是不安於室，就是席捲私逃，只聽見妓女負心，不聽見客人薄倖。那杜□娘、霍小玉一般的事，非但眼中不曾看見，並連耳中也不曾聽見過來。這是說妓女從良的了。至於逢場作戲，原是在面上的應酬，流水行雲，本來沒有什麼深情密意。信人的心性愛的因是銀錢，然而有了銀錢就有情義，這句話卻又未必。無論你在他面上花了一萬八千，就是揮金如土的客人，他們背後也不說他一個好字，反說他是土老兒、曲辮子，這種客人不敲他的竹槓也沒有日子的了。銀錢花得越多，背後罵得更加利害，這是什麼原故呢？他做著一個好戶頭客人，銀錢撒漫，不消說心中是如意的了，卻又怕同院的姊妹本家說他做了恩客，所以不肯背後說他。有錢的客人尚且如此，無錢可知；肯用錢的如此，不肯用錢可知。再說到堂子中近來的規矩，更是日趨日下，無從說起。從前都是信人巴結客人，現在差不多要客人奉承妓女；以前都是客人要揀妓女的風頭，現在差不多信人要看客人的功架。偶然有幾個初入勾欄的客人，不懂他們妓院中的規例，就要百般誹笑，甚至當面批評。你想，人家花了錢財，原是尋歡樂，博個快意，怎禁得倒是這般拘束起來，不是去尋開心，倒是自尋煩惱了。你道現在的嫖界還著得腳麼？所以我勸你不要癡心。要曉得現在的上海非比從前，要想做個信人，都要有嫖界的資格，不是門外漢可以誤打誤撞得的。你吃了陸蘭芬如此的虧，還不自家猛省，倒要去再匯幾千銀子，去尋第二個陸蘭芬，豈不是一誤再誤麼？」

此番議論，比前一席話更加切當精微，盡情抉發，說得方幼憚連連歎服，又問道：「男女之情，無人不可有，為什麼上海這班妓女竟是太上忘情，難道他果然是個野獸山精，不知情愛的麼？」秋谷哈哈笑道：「你的學問竟長進了一層了，但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要想青樓妓女，朝張暮李，送舊迎新，他做的就是這行生意，叫他拿出什麼情義來？古人欲於青樓中覓情種，已是大謬不然；你更要在上海信人之內尋起情種來，豈非更是謬中之謬？那古來的霍王小女、杜氏名娼，都是千載一時、可遇而不可求的。你道現在上海信人之內，千千萬萬可尋得出這樣一個麼？」

幼憚聽了，雖然佩服他的議論，然而心上畢竟還有些疑惑，又向秋谷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上海的堂子信人沒有一個好的，竟是足跡不入青樓的好。但是我前天在張園，看見你同陳文仙坐在一張桌上，喁喁私語，情意纏綿，就是那陸蘭芬待你的情形，也是□分巴結。為什麼他們待你又甚是見好，這是個什麼原故呢？我就不懂得了。」秋谷狂笑道：「我好心相勸，你倒盤駁起我來。我原對你說，上海地方要做一個信人，也要有嫖界中的資格，我就把嫖界的資格與你講個明白。大凡古來妓女所重者，第一是銀錢，第二是相貌，第三是才情。如今卻又改了一番局，換了一派情形。近來上海信人，第一是喜歡功架，第二才算著銀錢，那相貌倒要算在第三。」

至於『才情』兩字，不消說起是掛在瓢底的了。什麼叫做功架呢？這『功架』二字，就如人的功夫架子一般，總要行為豪爽，舉止大方，談吐從容，衫裳個儻，這是功架的外揚。信人做了這種客人，就是不甚用錢，場面上也□分光彩。再要說到功架的內場來，這是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的，只好說個大概給你聽聽。比如初做一個信人，最怕做出那小家氣相，動腳動手，不顧交情的深淺，一味歪纏，這是他們堂子裡最犯忌的事情，免不得就要受他們的奚落。至於碰和吃酒，也要看個時候，不可一味聽著他們的說話；或者那信人生意鬧忙，和酒不斷，便不必去湊他們的熱鬧，只要不即不離的，每月總有幾場和酒，也就是了；或者信人生意並不見好，和酒稀疏，這卻就要不等他們開口，自家請客碰和，繃繃他的場面。若是做了多時，已成熟客，信人未免要留住夜，卻萬不可一留便住，總要多方推托，直至無可再推，方才下水。信人們擒縱客人只靠一個色事。你越是轉他的念頭，他越是敲你的竹槓。客人們有了這一身功架，信人就有通天本事，也無可如何。

總之，以我之假，應彼之假；我利彼鈍，我逸彼勞，這方是老嫖界的資格。若用了一點真情，一絲真意，就要上他們的當了。這幾句話，便是功架的捷徑、嫖界的指南。我從前曾經仿著『四書』做這『功架』二字道：「功也者，功夫之謂也；架也者，架子之謂也。有工夫而無架子者，蓋有之矣，未有無功夫而有架子者也。『你把這幾句揣摩純熟，便有了一半工程。但是功架出於閱歷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，這是我章秋谷在嫖界中絕大的經濟學問，所以歌場酒陣，整整混了三年，從不曾吃虧落後。幼憚兄以為何如？」

幼憚聽了秋谷的第三篇議論，方才心下通明，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竟是個嫖界中的三折肱了。不料花柳場中，花錢取樂的地方，也有這許多道理！幸而我還沉溺未深，被你這切切實實的幾場提醒，說得光致全無，不然，怕不鬧個大大的笑話麼？但是陸蘭芬拿去那一隻戒指是我舅舅徐觀察給我的，家嚴時常查問，不見了卻有好些不便。我想另出幾百塊錢，托你想法子去贖他的回來可好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你既然言下悔悟，我怎肯袖手旁觀？那銀子雖然未見得拿得回來，這戒指在我身上，取了還你便了。」

幼憚雖被秋谷勸醒，卻終是個慳吝的人，見秋谷肯替他到陸蘭芬處去要回戒指，只喜得眼笑眉開，連忙立起身來，朝著秋谷深

深一揖。秋谷慌忙拉住，笑道：「這點小事當得效勞，又算什麼？」當下便拉了幼憚回到蘭芬院中，幼憚覺得不好意思，不肯同去。秋谷道：「有我同著，盡去不妨，你難道怕他再要糟蹋你麼？」竟扯了幼憚的衣袖向外便走。幼憚力弱，拗他不過，被秋谷一把拖著，好似雞雛一般，一直走到馬路上。幼憚著急道：「你放了手，我去就是了。你不怕馬路上人笑麼？」

秋谷方才放手。

到了蘭芬院內，蘭芬尚未起來。秋谷問知昨夜沒有客人，便直走蘭芬臥房坐下，叫幼憚去叫蘭芬起來。幼憚搖手不肯，要叫娘姨去喚時。秋谷止住，自己掀開帳子，坐在牀沿。看蘭芬時，穿著一件湖色縐紗小袖緊身夾襖，蓋著一條熟羅薄棉被，睡得正濃；星眸雙合，杏臉微紅，一縷漆黑的頭髮拖於枕畔，約有三尺七八寸長，香氣撲人。秋谷便低低的叫了兩聲。蘭芬已經驚醒，開眼見是秋谷，忙笑道：「阿唷！」

二少，那哼今朝有工夫到倪搭來，耐是難得格客人呢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坐起身來，挽了一挽頭髮，又披了一件玄色縐紗夾襖，斜盼著秋谷一笑。秋谷乖覺，便走了過來，在靠窗一張洋圈椅上坐下。幼憚卻不開口，秋谷正要問他，陸蘭芬已下牀來，換好弓鞋，又問秋谷道：「二少，倪搭耐是勿大來格，阿是怪仔倪勒勿來介，今朝陸裡一陣風拿耐格二少吹仔來哉？」秋谷笑道：「那裡是什麼風，倒是你的方大少同我來的。」蘭芬還只認秋谷取笑，口中答應道：「倪陸裡來啥格方大少，耐例說說看囉。」不防回身過來，卻卻的與方幼憚打了一個照面。

原來蘭芬下牀之時，面向牀裡，所以不曾看見。當下蘭芬吃了一驚，倒詫異起來，只得叫了一聲：「方大少！」便回頭問秋谷道：「唔篤阿是一淘來格？啥格勿聲勿響，倒拿倪嚇仔一跳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你說沒有方大少，這不是方大少麼？」

蘭芬也笑了。幼憚見了蘭芬，臉上不免有些赧赧的。

蘭芬見他和秋谷同來，心中已瞧料了幾分，略略應酬了幼憚幾句，便一面梳頭，與秋谷細細談心。幼憚在旁看他眉斂春山，含煙如笑，目欺秋水，嬌盼欲流，同秋谷談得娓娓不倦，卻並沒有狎昵的話頭。但覺兩人眉目之間，若離若合，幼憚方相信秋谷的話，與蘭芬果然沒有交情。只聽得秋谷同他說道：「現在的客人固然難做，現在的信人更加難做。倒是那沒有什麼名氣的人，不撐場面，還可支持，你們有了這個名氣，撐著這個外場，要想從良，又揀不出個可嫁的人，生意雖然鬧忙，日後終無結局，你也要自己留心才好。」蘭芬拍手道：「劃一，耐格閒話一點勿錯。勿瞞耐說，要討倪轉去格人多得勢來浪。倪為仔一生一世格事體，勿肯瞎來來，揀來揀去，總無撥對勁格客人。倪格做格個斷命生意，也叫嘸說法。」蘭芬說到此處，忽咽住不說，神氣黯然。秋谷也相對不語。

兩人這一席長談，蘭芬已梳完頭，秋谷對他招手，將蘭芬招至後房，剩幼憚一人在外。不多一刻，便見秋谷先出來，隨後蘭芬走出，到牀頭邊去拿了一個拜匣出來，身邊摸出鑰匙開了鎖，取出一件東西。幼憚偷眼看時，原來是他的戒指，喜得心中亂跳，見蘭芬將那戒指遞與秋谷，秋谷接來，就帶在手上。蘭芬對秋谷道：「倪也並勿是要俚格戒指，為仔怕俚勿來，說戒指放勒倪搭，等俚自家來拿。倒說俚自家末勿來，叫仔俚格朋友來問倪要，倪撥俚要得光火起來哉，索性勿還撥俚。」

今朝是耐二少爺來，勿好勿答應，勿然是隨便啥人來要，倪定歸勿撥俚格。」秋谷笑道：「承情之至，改日再謝。」便同了方幼憚出來。蘭芬送到樓梯，叫秋谷常來走走，秋谷答應，回棧去了。正是：

紅袖青衫相偎倚，佳人名士兩傾心。

要知以後如何，請聽下回交代。